

少年伟力共筑复兴之梦 青春强音齐奏时代之声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主题征文选登(二)

乘风破浪时，勿忘化雨功

· 来晓真

天未晚，雨未停，漫长的白天和淅沥的细雨为窗外房舍罩上一层暖光。

眼前已经亮起点点灯光，是异国他乡的人间烟火。不知不觉，来到牛津求学已经半个年头。白日里，将自己想象成一块海绵，时时汲取有益的新知；到夜里，关好门窗，享受这天地广阔、寰宇静谧。

我总是庆幸，自己生在一个物质充裕、充满机会的时代；也时常感念，从巷子里蹿跑的小镇姑娘，成长为求学燕园的稳重青年，中间在校园里安稳度过多年时光，如今远赴英国联合培养，能够见到更大的世界，体验多元文化的融合与碰撞。

七岁和二十七岁时见到的世界，总是不同的。越长大，越能捕捉到自己的渺小，而天地之大，远比自己幼时所能梦想到更加广阔。这个时候，无论是书本上，还是身边人，都会鼓励你走出去，多看看广袤的世界，多接触多元的文化，用更清醒的头脑去思考你是谁，你要成为谁，你在何处，你将奔赴何方。

还记得去年暑期，我做完阑尾手术回家休养，在安静的小卧室里，昏黄的灯光下，满怀期待打开电脑，那张红色的资助喜报猝不及防出现在眼前，这是我夏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与此同时，天南海北，诸多同伴，也共同分享着这份快乐。每一年，都有数量可观的青年人得到国家的资助，从祖国的五湖四海奔赴世界的四面八方，视野得以开阔，思维愈加敏捷，可以追求更高、更远、更不一样的人生。

这时的祖国，就像一名勤勤恳恳的播种者，将一把精心培育的种子，小心地播撒到世界各地，又时时照料，让这些孩子们在不同领域各自舒展成长，长成茁壮结实、枝繁叶茂的样子。

她真心地希望他们可以去远方看一看，在溪流沟壑以外，得见天大地大、碧江万顷，得见险峰青空、苍山映水，在交流与合作的科研环境中，共谱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这份慷慨，为无数胸怀鸿鹄之志的寒门学子打开一扇门，跨越山高水长，见到世界的另一面；又有多少人才学者毅然回国，为祖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凝心聚力，完成这场全球化背景下的双向奔赴。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翻开党的二十大报告，映入眼帘的是“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方方面面，尽显“人才”二字，将各领域的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为民族振兴、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助力，何尝不是党和人民不懈奋斗的目标之一呢？

作为青年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体会到在成长过程中，有多少力量在为我们保驾护航：类型多样的奖助学金、个人成长的多元机会、环绕周围的良师益友、科学研究的资源保障，处处体现了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努力和决心，也使我深刻认识到了“教书育人”四字所蕴含的千钧重量。

这座象牙塔像一个极尽温柔的帐篷，将我们严严实实地保护了起来，让尚未长成的国之栋梁，可以心无旁骛地学习、钻研、提升。诚然，我们所处的世界面临多重挑战，而在这座象牙塔中，风云变化都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一种“定力”，在变局中求稳定，在挑战中谋发展。

窗外更添风急雨骤，雨声混着雷声，冲撞又蓬勃地席卷而来。而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代都有不同的烦恼。

妈妈常向我讲起小时候，讲冷硬的咸菜煎饼，讲心爱的布条沙包，讲放学后割草喂鸡。那时候的烦恼，是时不时咕咕叫喊的肚皮，是数九寒天湿滑难行的求学路。

我也不免想起幼时，有五颜六色的文艺汇演、有每天两集的电视剧和偶像剧、有成套的课本和教具。那时候的烦恼，是抓耳挠腮画不出的手抄报，是长假尾巴上写不完的作业题。

隧道里的火车驶过一个又一个季节，身边的人和事都在一刻不停地发生着变化。人们总说，时间拥有改变一切的力量，但殊不知，这些改变需要一代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就像在无数个艰苦奋斗的日夜里，全体中国人民在这片广袤大地上谱写的那首亘古未有的英雄史诗：

早些年是战火连绵、三餐不继、衣衫褴褛的旧时代——破毛毯、烂草帽、旧皮带、老树根；再往后是团结一心、共谋发展、共谱未来的新中国——白馒头、宽马路、新楼房。如今的安稳生活，来自闷热车间里的打铁铮铮，来自无菌实验室内的千万次尝试，来自田间垄亩辛勤劳作的亿万众生。

历史的长河滚滚流动，在这场特殊的考试中，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青年是答卷人。很多事情如非难，行之不易，但一想到多少前人筚路蓝缕，便不觉得十分辛苦，而对于祖国与人民的培养，我们也理应心存感激，尽自己所能融入时代，共筑同心。

还记得汪曾祺老先生在《岁月钟声中》提到母校的校训：“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勿忘化雨功。”四季的歌谣从不间断，我们背着行囊行走在路上。而在乘风破浪间，授学之恩长存，或许个人力量微小，但能在细微处奉献微薄力量，为国家建设添一块砖、加一片瓦，何尝不是我辈之幸？

一夜好眠后，云开雨散，天色放晴，从窗棂透进晨光，照得屋内一片宽敞明亮，那是滚烫艳阳，是春光浩荡。

(作者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剑桥风光

我的父亲从小在农村长大，他十五岁那年考上了中专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乡村小学任教，后来通过不断的学习钻研，自学考取了云南大学法律专业，也从一名乡村老师，转变为一名基层教育管理的公务员。

自我记事起，父亲经常早出晚归，陪伴我的时间也特别少。每天下午放学后，我都会怀着期待的心情问父亲回不回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失望总是多于期待。“我今天在下乡，市里来了督察组，今天在挂钩地调研，我要去做群众工作……”他总是有各种理由。当我看到同学的父亲能够早早地上下班，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时，我的内心是羡慕的，也有几分赌气——“父亲整天忙这忙那的，是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呀？怎么其他同学的父亲就不那么忙？”

为了补偿我，有时候遇到周末不加班时候，父亲会抽出时间来，骑上摩托车，携我在县城周围的村寨里转转，这也是我每周最期待的一段时光。我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向父亲分享我这一周在学校的见闻趣事，向他背诵我新学到的古诗佳句。父亲出行的目的不只是游玩，每到一村寨，他都会带我前往乡村学校里看看，这

夜已经深了，我正准备上床休息，手机突然传来新消息提醒，许久没有联系的L给我发来的一段视频。视频里，他在贵州的一所小学带军训，孩子们在操场上蹦跳、追逐，空气中充满了欢声笑语，L的脸上也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紧接着，L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现在觉得，那会儿吃过的苦都值了。”

我当兵时，L是连队的新闻报道员。入伍前，他是一名大学生，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士兵还很少见。我曾经问起L为什么放着大学不上来当兵，还一当就是五年。他的回答倒也坦诚：家里欠了债，妹妹要交学费，父母在山沟沟里赚不出钱来，作为家里的大儿子，他得出来赚钱。

我们连队驻地属于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士官工资要比其他部队高些，但对于L的家境而言，每个月几千块钱还是显得杯水车薪。每当债主催债，妹妹学校收学费，或是家中出了突发情况时，他常常要找战友们借钱应急。L确实情况困难，平时跟大家关系也好，因此最初常常有人把攒下的工资借给他。可没想到他家是个“无底洞”，借给他的钱大都石沉大海，找他讨要时往往只能收获一个窘迫而愧疚的“我现在实在没钱，等发工资一定还你”的空口白条。一来二去，L在连队中留下了“老赖”的恶名。

我刚入伍那年，L也找我借过一次钱。那是一个炎热夏日的周末，我在微机室的电脑前给连队做展板，L不知何时进了门，径直坐在我身旁。我有些诧异：“班长，有什么事吗？”

L仿佛愣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没事，你看你大周末的还帮连队做展板，真是辛苦。”

我有些不好意思，磕磕绊绊说了几句“这都是应该的”之类的客套话。但L目光呆滞，不再接话，于是我们就这样沉默地对坐在活动室。窗外不时传来嘹亮的蝉鸣和球场上的呼喊，夹杂着鼠标敲击的

2018年夏天，电影《我不是药神》风靡全国。电影中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药就在那，我却买不起。”

那年是我进入医学领域学习的第四年，即将面临二级学科选择的岔路口。正是这部电影，成为了我选择做一名“白血病”医生的推手，也是这部电影让当时只懂得埋头于书本中学习的我，第一次生动地将疾病理论和患者现实需求迫切地、深刻地联系在一起。原来，书本上写的某种疾病“原则上”可使用某种药物治疗，是假设药物可及性和患者经济可及性良好的情况。但凶猛的白血病，并不会给我们太多假设的机会。有药，并且买得起药才能活下来。

慢粒是一种起源于造血干细胞的恶性肿瘤，其年发病率在所有恶性肿瘤中并不算高，仅为0.36-0.55/10万，算是恶性肿瘤中的少数群体。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绝大部分慢粒患者平均生存期仅为3-4年，而在伊马替尼问世后，极大地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10年生存率可达80-90%，这意味着，对于慢粒患者而言，格列卫就是救命的“神药”。但是，格列卫原研药物

一生奉献教育事业的父亲

· 杨映皓

也是他的工作职责之一。如果发现工作中有什么问题，他会记录下来，并协调直至解决。

那时乡村学校的环境出乎我的意料，教学楼很简陋，都是瓦片房，里面没有黑板，老师们用粉笔在水泥墙上书写进行教学，一所学校只有四五名教师、三四十名学生。父亲曾说：“我们是少数民族边疆贫困县，老百姓认为读书无用，觉得让孩子上学不如早点成家立业，在这种错误的观念意识下，贫困代代相传，而教育扶贫正是斩断这一怪象的利剑……”

教育被赋予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使命，教育扶贫也被认为是最根本的扶贫，为此我的家乡吹响了不让一个贫困孩子掉队的号角，父亲是教育扶贫队伍中的一员。

几年过后，家乡的教学成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由原来的倒数第二跃升为

全市第三，越来越多的家乡学子考上了一本、二本大学，甚至名牌大学。一所所校园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校园里盖起了混凝土教学楼，装修了运动场，学生用上了多媒体、新桌椅。越来越多的家乡学子走出大山，到更远的地方去继续深造。乡亲们纷纷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争着送孩子上学……

父亲曾说：“这几年双江县的学生越来越厉害了，我们的教育扶贫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看到父亲脸上洋溢着的笑容，我也特别开心。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是父亲及教育扶贫队员们几年来的辛苦付出，是教师及学生的共同努力。作为家乡的一份子，我感到自豪。

父亲为了教育事业付出了毕生精力，兢兢业业，是我成长学习的榜样。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成绩一直保持在学校前列。高考成绩出来，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

望，顺利考上了北大。在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后，我对父亲说：“爸，这周末我还想让您骑摩托车带我出去玩。”父亲笑着说道：“你都这么大了，应该是你骑车，我坐你后面了。”我仔细地打量着父亲，发现父亲确实老了，他的双鬓已经略微斑白，些许皱纹爬上了脸颊，且比之前消瘦许多。

2022年6月，父亲退休了。记得他在离开岗位时跟我说：“自己在一份工作三十年，无怨无悔，人生五十正当年，还要持续发挥余热，继续为教育事业做力所能及的事。”

习近平总书记党的二十大报告上强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当听到这句话时，我想到了父亲曾经为教育事业的付出与奉献。能有一位尽职尽责的父亲，我心中感到无比自豪。我将以他为榜样，在学海里继续深造，扎实学好专业知识，继承父辈使命，为祖国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护理学院2021级本科生)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 董晨晖



战士们为祖国戍边

声响起，气氛逐渐陷入尴尬。过了许久，L才咧咧嘴吐出几句话来：

“我想……你现在用钱应该不多吧……我妹妹……又得交学费……五千呢……你看……”

我的确听说过L借钱不还的事情，但我当时开销少，手头宽裕，而L家里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就抱着不求再要回的心态一口答应了下来。但L的神情却多少有些不自在，既没有如释重负，也看不出丝毫喜悦，只是像不好意思般一边念叨着：“你放心，我有了钱一定还给你”，一边牵拉着脑袋和肩膀离开了活动室。

一直到我退伍，我没提过要钱，他也没提过还钱，这笔帐就像从未发生过。

L比我早入伍两年，听说在义务兵阶

段，他的体能素质在全连数一数二。但在服役的那两年间，属于他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了。转为士官后，连队安排L负责宣传工作。这份工作任务量很大，他白天跟大家一起训练、站岗，晚上用自己的睡眠时间写新闻、整理照片、剪辑视频。他写稿速度并不快，总是需要字斟句酌、反复删改才能满意，因此每天往往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在L担任新闻报道员的几年里，连队的宣传工作有声有色，但他自己的身体状态却每况愈下，每天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常常双唇苍白，两个黑眼圈深深凹陷，军事训练成绩也随之一泻千里。训练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就像是压在L身上的“三座大山”，我时常看到他一边坐在电脑前敲字，一边长吁短叹。

为健康中国贡献青春力量

· 张小帅

最初在内地售价高达2.35万/盒，慢粒患者每月需服用一盒，绝大部分患者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服药，这是令很多家庭无法承受的沉重经济负担。因此，很多慢粒患者在当时选择“铤而走险”购买质量、来源无保障的印度仿制药。但是，来自导师江倩教授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疗效较差。而在当时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很大部分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的药源，“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疗效较差重要原因。尽管我们看到的是廉价仿制“救命药”带来了生的希望，但如果缺少了对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把控，很多时候就是在用患者生命来买单。

幸好，祖国没有忘记这群少数群体。再小的群体，也没有被放弃。2017年2月，格列卫成功纳入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目录，报销比例达80%左右(各地市不同)，极大地减轻了患者的治疗负担。而且，不止是格列卫，针对乳腺癌、肺癌、胃癌和结肠癌等各种靶向药相继进入医保目录。此外，在国家政策方面，抗癌药“零关税”政策的实施、境外新药审批的加速、抗癌药降价措施的落实、短缺药供应保障的强化……每一个举措都是一双充满力量的、无形的手，拨开战胜疾病的阴霾，让患者看到那道名为“生”的光亮。也让我明白，在这条与疾病斗争的道路上，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除了医护，更多的还需要来自国家的保障和社会的支持，才能做到“人定胜天”。

今年是我进入医学领域学习的第八年，这八年，我和我的祖国同成长、共进步。这八年，祖国的医药卫生事业迅猛发

展，从跟跑到并跑、从并跑到领跑，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黄晓军教授带领团队突破单倍型相合移植“临床禁区”，创建国际公认的非体外去T单倍型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体系，被国际同行称为“北京方案”，成为中国首位造血干细胞移植模式，并推广至意大利、法国等国家，是目前全球应用最广泛、疗效最好的单倍型相合移植体系之一；近年来，在多学科交叉合作背景下，大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加速了我国的仿制药以及创新药的研发进程，我国自主研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也相继上市……正如美国《制药经理人》杂志发布的文章中提到：“中国‘巨人’已经醒来，其生物医学的发展已经迈入了全新的阶段。”

作为新时代青年、未来的新时代医者，我明白，尽管很多疾病的攻克道路仍充满荆棘，“长路漫漫，道阻且长”，但我更相信，“长路漫漫，行则必至”。时代造就青年，盛世成就青年。未来，我将继续与我的祖国同成长、共进步，为健康中国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作者为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2020级硕士生)